Puniq Utux

屋外黑魆魆的，正風雨交加。比令上午出的門，到天黑透了也不見人影。伊萬不等了，叫孩子先上桌吃飯。燭光將桌前一家人的身影團團掛到了牆上。

這時有人敲門，不是比令，是寡婦——哈勇的母親。寡婦一進門，挾帶了一陣風，燭焰於是劇烈地搖晃了幾下。因為鋒面來襲，她心慌睡不著，伊萬於是陪她聊幾句。大人講話孩子一般不插嘴，只有耳朵聽的份。

一個人可憐啊，現在外面風雨呼嘯我卻一個人無依無靠的，寡婦說，這樣的日子不知道要過到甚麼時候。

不要這樣想！伊萬安慰著。

人都勸我不要這樣想，不這樣想又能怎麼想呢？天氣一涼，我就睡不著，連個暖腳的人都沒有，想到哈勇他父親要是在就好了。我總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前兩天又去他墳頭哭了一夜。

伊萬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。

一條狗在屋外莫名嚎叫，狗一般不這樣叫，嚎叫代表不祥，老人說過這是狗提前知道家主人的不幸，嚎叫就是狗在哭！

狗叫了很長時間，屋裡的人都仔細聽著。人臉在燭光的閃爍中陰晴不定。伊萬還開門探出頭去，聲音大概在不遠的村口，或者墳地旁的橋頭。有人見過狗嚎叫的樣子，那時狗會登上高處，四條腿踩穩，身體繃得像長凳，狗頭仰得高高的。若是走近一看，會發現狗的眼睛不斷湧出淚水。

狗聲如此淒厲，叫得像鬼，寡婦嚇得寒毛直豎。她說村裡大概又要死人了，前幾個月她丈夫死前也是這樣的狗聲，她覺得再也受不了了，起身就要回家。

寡婦一出門，孩子便嘰嘰喳喳了起來，他們說的是寡婦去哭墳這件事。只是和兒子哈勇有點口角，她半夜三更就跑去墓地嗚嗚咽咽的，哭累了竟然就趴在墳頭睡著，回來後還到處說自己在墳上哭了一晚，又說嚇到了幾個走夜路的人。村裡人就罵她，說根本就是裝神弄鬼，神經病。她聽了就擺出一副不屈服的樣子，說就是要去哭，要把死人從地底哭起來，大家都別想過好日子。這是何苦呢？所以尤命、拉娃和古慕都不喜歡她。

伊萬制止了孩子的談論，說小孩子不要亂說話，人還沒走遠，小心她聽見你們說的話。

伊萬把門開了走出去，看見牆邊貼個人影，原來寡婦真沒走。看到有人出來，寡婦才直起身要走，她說外面黑得可怕，甚麼也看不見。伊萬說，就是啊，我把門開大一點，好給妳照照路。寡婦說不用了，眼睛習慣一下還是看得見的，又說，冬天了怎麼還下大雨，路上都積水了。說完她撐著黑傘慌張地走了。

伊萬抱怨說，真是奇怪的一個人，又偷聽人家說話，這樣老懷疑人家說她壞話，這又是何苦呢！

拉娃說，早知道我就用一盆水潑她，看她還敢不敢。

古慕說，人家夠可憐了，又那麼冷，妳心好壞。

尤命說，她來幹甚麼？為什麼爸爸還沒有回來！

伊萬說，你爸爸……

拉娃不高興地說，管他去哪裡，一定去喝酒了，喝酒喝死算了！

尤命開始叫他的狗，狗叫小黃。小黃不在，不知道跑哪裡去了！

伊萬說，趕快去睡覺，廚房門洞開著，牠自己有腳會回家的。

尤命表情極為不悅，磨蹭著不上床睡，說要等電來。

伊萬就罵尤命，睡覺還等甚麼電！

原來尤命作業還沒寫完，他不想在燭光劇烈的搖晃下寫。

外面的風雨又大了幾分，伊萬開始煩心起來。過去比令也常晚歸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有時三更半夜才到家，伊萬都沒擔心過。可能風雨的緣故，所以伊萬的心緊了一下，想起比令，又不禁打了個寒顫。

伊萬開始央求兩個女兒，去看看比令，去找找比令。

兩個女兒說，不去。他要喝就喝個夠，喝完自己會摸到家門口！

伊萬說，今天天氣不好，妳們聽外面的風雨聲。

外面的風雨聲讓兩個女兒更不想走出門去。

真是白養了妳們，伊萬傷心地說。

拉娃說，天氣不好，他說不定睡在隔壁的愛村了！

伊萬說，那樣最好，但妳爸的脾氣妳們是瞭解的，天亮前他都會趕回家的，哪怕在外面走一夜的路。看這風勢雨勢，人都站不穩，妳們就貼心一點，去看看找找，說不定半路就遇上了。

古慕說，反正我不去，外面烏漆抹黑的，又冷，怎麼走啊！

好，好，伊萬說，女兒早晚都是潑出去的水，我還有尤命。她喊著尤命一起去接比令，尤命猶豫地站起身，不情願地換上了雨鞋，換上了厚外套。伊萬往尤命的雨鞋塞了幾張舊報紙。

拉娃向古慕使了個眼色，古慕說，真煩人！

兩個女兒就說，算啦算啦，你們在家裡等，我們去找吧！

伊萬就找了兩件厚外套，也往兩個女兒雨鞋裡塞報紙，然後找出家中唯一的手電筒，好在路上照明。

雨勢暫時停了下來，拉娃、古慕靠著這把手電筒上路了。但在漫天的黑和風以及冷裡，一支手電筒的光芒過於渺小，光柱只限於三公尺以內，照不清路不說，還讓兩個人陷於更深的黑暗之中。拉娃右手拿著手

電筒，古慕拉著拉娃的另一隻手，兩個人一腳高一腳低慢慢走著。古慕說，還不如不要手電筒啊，就這樣走到村口時，拉娃便將手電筒關了。兩個人在黑暗中站了一會，在鄉間夜裡獨有的清光下，眼睛才漸漸適應這漆黑一團的冬夜。

從仁村到愛村，沿著北港溪，河埂高高的，有三、四公里路。快到愛村的橋頭旁，是死人住的房子，幾棵掉光葉子的樹兀自立著，像墳地的看守。一陣陣風把樹枝搖得喀嚓作響，臨近路旁看得見的幾塊墓碑，其後漆黑的墓塚總有黑貓似的眼睛在暗中窺伺。黑夜把恐怖的氣味都釋放了出來，風也像鬼哭鬼叫的。

古慕說她害怕，她感覺有眼睛、有手指、有腳步聲，一直隱藏在黑暗裡。她抓緊了拉娃的手，拉娃當然也害怕極了，於是姊妹倆手拉緊著手像鐵鏈般扣在一起。她們渴望在無助中哪怕聽到一聲父親的咳嗽聲，就不願在黑夜裡深陷下去。埂的一側是農田，另一側是河水。在這種情況下摸黑走著，是很容易失足掉入水中的。

兩姊妹終於到了愛村，整個村靜悄悄的。長長的一條村道，黑咕隆咚地就跟河水一樣難以邁出腳步。小吃店和雜貨店都關了，村道上竟沒一個人影，更別說是比令了。走了這麼長一段路，姊妹倆以為能見到比令，結果沒見著，想想回頭還要走那條死人路，古慕就想哭。拉娃說，既然都到這裡了，我們就再好好找找，說不定爸爸喝多了在哪家睡下了，我們也好再借個手電筒。

比令在愛村有幾個朋友，一個叫鐵木，一個叫巴萬，還有一個叫瓦紹，比令和他們常喝在一塊，是酒肉之交。姊妹倆首先找上鐵木，鐵木老早就睡了，聽到敲門聲，鐵木先問誰，然後起床開門，他很納悶這麼晚了居然找人找到這裡來了。他原先以為是比令和伊萬吵架，明白了事情經過後，就說，怎麼這樣，比令還沒回家啊？他告訴兩姊妹，比令確實來找過他，中午還一起吃的飯，吃完就散了，比令說有事要趕著回去。嗯，等等，該不會他跟我道別後在路上又碰到了朋友又喝了呢？鐵木看著兩姊妹狼狽的模樣，便開始罵起比令的不是，說著說著就找了把手電筒給她們。

從鐵木家出來，兩姊妹到了巴萬家。巴萬說他下午去了老婆娘家，並沒有見到比令，於是兩姊妹輾轉又到了瓦紹家。比令果然又到瓦紹家喝了酒。瓦紹說，妳爸爸和鐵木喝完酒後，就到愛村下面的野溪泡溫泉，泡完他在路上遇見了我，他非要我陪他喝幾杯，後來，住在愛村上面的武漾也跟我們一起喝，還煮了一鍋飛鼠。嗯，我算算，其實也沒喝多少酒也沒喝多長時間，比令自己也說天氣不好，快要下雨了，必須早點回家，所以我們散得早。會不會他又在武漾那裡逗留了呢？

武漾的工寮在愛村上面，雖不在回家的路上，但也只要彎一點路，爬一段小坡。兩姊妹要到工寮找比令，瓦紹想讓兩姊妹在愛村睡一晚，明天再回去也不遲，但兩姊妹想到伊萬等不到她們回來，一定會很著急，所以執意要回家。瓦紹只好隨她們，並叮嚀路上要當心，天氣確實很不好。

武漾說比令早就回去了，回去該有一段時間了，他猜測比令到家的時候該是兩姊妹出來找比令的時間，不知道怎麼會沒有遇上。兩姊妹心想也許比令已經在家呼呼大睡了，而她們卻還在受這樣的苦。拉娃埋怨了起來，說以後就隨便他怎麼喝吧，再也不會出來找他了！

回去的路不比來的時候，一方面是往家趕，一方面是知道比令已經回去，現在又多了一把手電筒，兩姊妹心安了不少。拉娃甚至還用手電筒照了遠方鬼魅般的樹影，也照了右側黑暗的河水，被手電筒照射的河

水顯得深不可測，像死人身上的一個部分，蠟黃而恐怖。所以古慕求姊姊不要亂照，她會害怕。拉娃其實也害怕，但她忍不住去照，說不定爸爸不小心醉倒在哪裡！就這樣，兩姊妹一路走就一路四處亂照，河水、草叢、樹枝、墳頭、還有天空，兩條光柱時而交叉時而並行，當然，比令都不在那裡。有那麼一刻，拉娃還照出了比令在路上的軌跡，這些痕跡顯示比令是往家的方向走。等到她們回到了家，即便又累又冷又害怕，但只要比令在家了，她們會忘記所有的不愉快，會原諒比令，會讓比令繼續做她們的父親。

拉娃、古慕出門後，伊萬就開始坐立不安。她想，手電筒的電很快就會用光的，兩個女兒也沒走過夜路，而到愛村的路又那麼長。她擔心她們，甚至願意自己也走出門去把她們喊回來。但是她又擔心比令，現在除了比令，她還要擔心兩個女兒。她在心裡算著路程，猜想她們走到哪裡了，她堅決不睡覺要等兩個女兒回來。這個時候電來了，尤命趴在桌上寫作業，伊萬在旁邊看著。尤命說，媽，妳先去睡覺，外面的冷都鑽到屋裡了。伊萬已經開始打瞌睡，頭慢慢伏在桌面上，然後猛地又把頭抬起來。她會問，幾點了。有時又問，你爸回來了嗎？或者，姊姊都回來了嗎？尤命的回答都是否定。因為瞌睡，伊萬就拿不準了兩個女兒究竟走到了哪裡。她茫然地瞪大雙眼，目光很快地渙散，她的頭又緩緩地垂了下去。

尤命做完功課就看著伊萬埋頭和抬頭，兩個動作反反覆覆，且間隔也愈來愈短。尤命忽然發現自己的母親竟然老得不像樣，頭髮灰白，滿臉皺紋，與此同時她的身體也在漸漸枯萎下去。尤命相信這是幻覺，但這樣的幻覺讓他心生恐懼。尤命不敢再有類似的幻覺，他把母親搖醒。伊萬問，是不是你爸回來了？是不是姊姊回來了？尤命說，媽，妳都打呼了，我們把門關上先睡了吧！

母子倆便上床睡覺，畢竟天又冷了下來，伊萬覺得坐在客廳等，手腳都要凍僵了，捂在被窩裡，也要很久才有了熱氣。尤命的小床在伊萬大床的對面，拉娃、古慕則睡另一間房。尤命沒有立刻睡著，剛躺下的他喜歡在被窩裡聽各種動靜，尤其是淅瀝的雨聲。那邊伊萬已經睡了，伊萬睡著了就打呼，鼾聲還特別響亮。伊萬一打呼，尤命就不那麼容易睡著了。尤命會情不自禁地計算伊萬的鼾聲，有時候，鼾聲過於劇烈，尤命會覺得很難受。他就喊，媽，媽。伊萬也很容易就甦醒過來，也許她只是身體睡著，靈魂卻一直睜開著眼。啊，嗯，啊……，伊萬像在掙扎也像是在囈語，但她還是會醒過來，問尤命到底發生了甚麼事。尤命說，妳睡覺又打呼了，吵得我睡不著。伊萬說，白天太累了，晚上就會打呼。

後來尤命剛要入睡，又被伊萬吵醒。伊萬大聲地喊叫，誰？是誰在那裡？伊萬說，她看見一個人影閃了過去，是不是有小偷？尤命掀開被子，跳下床，就在屋裡尋找。甚麼都沒有，連個鬼影都沒有。尤命在屋裡繞了一圈，重新上了床，被子又冷了下去。伊萬說，也許我是在做夢，朦朦朧朧地看見一個影子，以為是小偷。尤命說，天這麼冷，哪裡來的小偷！

但是伊萬仍然睡得不安穩，才剛闔上眼，就覺得有個人在她身旁躺下，她用手去摸，卻沒有人，她以為是比令回來了。過了一會，她又說比令回來了，因為她聽見打飽嗝的聲音，也聞到了一股酒氣。但尤命聞不到，他為了證實伊萬的話，還跑到廚房去看看，有時候比令喝多了會在廚房的地上睡覺。但廚房沒有人，平常小黃也睡在那裡，但小黃也不在。小黃不在餐桌底下，也不在床底下，這麼冷的天牠會去哪呢？尤命心裡想著小黃，又回到了床邊。這時伊萬又說，聽見門嘎吱地響了一下，不知道是人進來還是出去了，但也可能是風，外面的風愈來愈大，尤命於是把門鎖上。屋外的風真的很大，房子屋頂都被吹得喀喀作響，

天花板上的掛燈也搖晃不已。那些靜止的家具都被燈光照得影影綽綽，有些陰影還在悄悄移動，似乎也在飛翔著。

尤命想要小便，但他不想尿在馬桶裡。他從被窩坐起來，穿上外套。伊萬便問，你起來又要做甚麼呢？尤命說，去小便。伊萬就說為什麼不去廁所，這麼冷的天你非要到外面去？尤命說不喜歡站在馬桶前尿，也不喜歡聽人家坐在馬桶尿，而且，上完廁所屋裡會有尿騷味，特別難聞。

尤命開了大門，站在從門口瀉出來的光中小便。不遠處有一棵樹，再不遠就是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。黑暗中，房子的右側肯定還有一條小溪在那裡蜷伏著，現在雨停了，只剩下風聲呼呼地吹著。尤命目光匆匆地掃過黑暗，尿液在空氣中蒸騰出一股熱氣。這時尤命看見一個火焰般的東西掛在樹枝上，白色塑膠袋那樣的大小。尤命嚇了一跳，想趕快集中注意力在自己小便上。但樹枝上的那個東西竟然從樹上掉了下來，在快要著地的時候又浮了起來，並朝尤命這裡飄了過來。

那應該是鬼火，族語叫「puniq utux」，以前聽長者說過，常常在夜裡能被族人看見，據說看見了是不好的徵兆。尤命還知道，只要有人死了，「puniq utux」就會出現。難道我要死了嗎？尤命顧不上尿意了，想轉身就往家門口跑，但他像釘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了！

「Puniq utux」沒有離尤命很近，它也停在一個角落。風把尤命的外套吹得鼓了起來，這麼大的風，居然沒能吹走那個幽靈。它的形體被風吹得呼呼作響，但也好像在那裡生了根似的，像一株茅草，吹彎了但吹不斷也吹不散。

尤命動彈不得也不敢用餘光去看「puniq utux」，感覺那個東西無處不在，在空氣中盪啊盪。夜就像一條黑色的河流，河裡則漂滿了這樣火焰般的「puniq utux」。尤命怕得要死，心想自己就要死了，是不是鬼火馬上就要讓他死？「Puniq utux」好像能看穿尤命的恐懼，就說，不要怕，孩子，我來的目的不是為了你。真是神奇，信不信由你，尤命是真的聽見「puniq utux」在說話。「Puniq utux」說，我來只是為了帶走一個人的靈魂。「Puniq utux」的話夾雜在風的呼嘯裡，尤命似懂非懂，「puniq utux」為什麼讓他一個人看見它而又對他毫無惡意？是有別的用意嗎？尤命的心隱隱地刺痛起來，他忽然想到了父親。是的，是你的父親，是比令，「puniq utux」幽幽地說著，你的父親就是我今晚的目的，他已經死了！

尤命的雙眼頓時充滿了淚水，他抬起頭，看著「puniq utux」，它飄動得非常柔和。大概是天性使然，小孩子不知道淚水從哪裡湧出，彷彿就像一個神祕的洞穴，突然崩潰，小孩子甚至不知道湧出來的是甚麼。「Puniq utux」說，我經過這裡，到那個有屍體的地方。我有時飄浮於樹梢，有時徜徉在地上，有時飛過安靜的屋頂，有時蹲踞在窗口，那裡有隻黑貓，牠看見我一下就跳開了。我甚至還被風颳了起來，於是我看見了你，我知道你身上發生了甚麼，我知道你家裡出了甚麼事，你不必再對我產生恐懼，因為我只不過是一個死亡的僕人，被死亡的氣息牽引。現在，你真的願意跟我去看嗎？他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，就在那條河流。你的兩個姐姐沒有遇見他，這或許就是命，他注定要在水裡長眠。

尤命跟在「puniq utux」的後面，凝重的空氣被它破開，兩邊的空氣朝後湧，在尤命的背後聚攏，氣流撞擊在尤命的身後，於是尤命被一股無形的氣流推著向前。走到河邊，河水突然明亮了起來，比令直立在河水中，凍僵的屍體像被拘禁在燈光下的蟲子。

「Puniq utux」說，你看，此刻比令就像是剛分娩的嬰兒，又柔軟又堅硬。比令被河水浸泡了很長時間，皮膚慘白，他的頭髮漾在水裡，像一簇黑色的水草。比令張著嘴，肚子裡全是河水，這麼冰冷的水，把比令的鮮血和內臟都凍住了。比令的臉上有一種平靜的猙獰，任何死者的臉上都有這樣的神色，遠看是平靜，近看就是猙獰。還有就是陌生，一種告別之後的陌生，一種讓人措手不及的陌生，一種甚麼也帶不走的陌生。孩子，面對死者，你會感到疑惑，這是他嗎？這當然是他，也不是他，他甚麼都不是，至多就是一種虛無。你不會再喊一個人父親，因為那個人已經不在，連帶的也剝奪了你喊父親的權利。父親是一家之主，是支柱，但現在支柱倒了，空出了一個位置，你不能叫一個空出的位置為父親，你會為此而羞愧，那裡甚麼都沒有了，這就是生活裡的誇飾，也是諷刺，消失是存在最好的提示，而懷念又是如此的殘酷。

尤命跪了下來，作為兒子，他想知道，他的父親是怎麼死的，即使是最平庸的死。他不會把臉別過去，反而要睜大眼睛盯著看，他要記住每一個細節，他要耳熟能詳。「Puniq utux」說，是的，這就像一個泰雅族的父親，他會重視自己孩子的降生，知道他們身體髮膚的變化，要聆聽他們第一聲的啼哭，並守候他們睜開眼睛，好讓自己先於這個世界被看見。作為一個泰雅族的子孫，理當也要目睹自己父親的死去，看著他卸下生命的重擔，看著他掙扎又放棄，並閉上眼嚥下最後一口氣。這有甚麼不可呢？尤命向「puniq utux」請求，「puniq utux」滿足了他的願望。他們站在河邊，看著比令死去的一幕又重新來過一遍。

喝醉的比令走在黑暗中，就在尤命的眼皮底下，走進了河水。這麼魁梧的人，河水無法淹沒他，只能淹到他的胸口。他完全可以逃出河水的漩渦，可以爬上岸，但他好像看破了甚麼，一臉鎮靜，他憤怒了，也迷亂了。河水就像條蟒蛇一樣纏住了他，纏到了他胸口，他就使勁撕扯著蛇身，一段又一段地撕扯，不料新的蟒蛇又纏了上來。這個時候，河水攪動了淤泥，也吸住了比令的雙腳，冷冽的寒氣也發出藍色光芒，將可憐的比令凍得全身哆嗦。最終他束手就擒，眼睛緩緩閉上，然後深深地長眠。

他死去了，能呼吸的地方不再呼吸，能跳動的地方也不再跳動，溫暖的地方變得冰冷，血管瞬間變成藤蔓，他身體裡的火焰最後也緩緩熄滅。一瞬間，河面結了冰，空氣也結了冰，它們反射出微微的寒光，那是徹骨的寒。

尤命回到了家，伊萬問，怎麼尿個尿要花那麼長的時間？尤命沉默了下來，他爬到被窩裡，齒間凍得咯咯作響，他還感覺置身在那條河裡，感覺自已是直挺地躺在被窩中，就像他的父親那樣。他告訴伊萬，外面下起雨了，很大的雨。

這時兩姊妹也回到了家，她們在門口脫下雨鞋，兩姊妹還陷在雲裡霧裡。比令不在家，也不在隔壁村，比令的幾個朋友那裡都敲過門了，都沒有。這裡沒有，那裡也沒有，會在哪裡呢？伊萬不知道，她讓兩個女兒趕緊鑽進被窩。尤命把頭窩在被子裡，他現在能清楚聽見的，只是雨水在屋簷上飄落的聲音。